

/// 闲思随笔

听声，听生活

■张金刚

中午看完书，正当我困意侵袭准备入睡时，“滋滋”“吱吱”“叮叮当当”的装修声一时齐发，此起彼伏——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和惊慌的了。我虽然努力紧闭双眼，脑海和心却被迫敞着。尤其两耳，更是瞬间竖起，格外敏锐地捕捉并分辨着电钻打眼、电锯切割、大锤砸墙等声响的来向与分贝，却又着实辨不出如此大的动静来自哪层、哪家。越听音越响，越辨越清醒。

我睡意全无，扭头见妻子在刷手机。我没好气地怨斥：“谁家这么没公德心，午休时间装修，吵死人！”妻子非但不随我怨怒，反而责怪道：“午休时间过了，现在已到物业规定的装修时间，是你看书睡晚了，怪谁？何况装修有早晚，咱先装完入住，邻居陆续才开始，这很正常！你不能为了自己睡觉不让人家装修呀！换位思考下……”她继而给我个眼神，让我体会。

没想到一向内向少言的她，说得全然在理。是我格局小了。我调整好心态，起床拉开窗帘，春日的明丽阳光照在身上，我顿觉温暖舒适。再听那装修声，倒也不觉得那么聒噪了，反而使我产生一种安居不孤、左右有邻的安全感。

这熟悉的声响，不也曾在我们的小家响起过吗？彼时妻子拽我过来“监工”，先闻此声，我便心生欢喜：好，工期抓得紧，完工指日可待！想到这，此刻邻居居家声响不断，我也替房主请到

负责任的装修队而开心。

天气越来越热，我家开窗通风已是常态，可顺风也向屋内飘来了破坏清静的各种声响，有些用噪音来定义也不为过。高居“分贝榜”榜首的，当属那连绵不断的重卡过路声。我们小区南邻一条省道干线，来往重型卡车一辆接一辆。它们“嗖嗖”地畅行疾驰还好，就怕“吱儿——”一声急刹车，继而因惯性，加长车厢“啞啞当”一阵抖动，然后“噶——”一声停住；片刻，大车发动，再“啞啞当”一遍……从早到晚，如此“单曲循环”，很不好受。紧邻公路的住户，特别是高层，不得不紧闭窗户，并常在群里诉苦。我在隔栋二楼住着，对重卡的声响尚听得真切，故很理解路

边楼层住户的心声。

许是时间长慢慢适应了，群里吐槽的消息越来越少了。我也觉得那首“单曲”，远没之前那么吵嚷了，倒像是一部描述奋斗打拼生活的交响曲。我们还没起床，交响曲已上演；我们上班去，交响曲继续进行；我们吃饭、休息，交响曲仍未停止。不知这些大车来自何方？去往哪里？运送什么？不知司机是男是女？是老是少？困倦与否？无论如何，这些奔波的人，就这样不停地在路上，回不了家。相比而言，我们不必如此劳顿，算是幸福的，不该抱怨他们，更不该抱怨生活。

在得知楼内有位大货车司机邻居后，我对这份职业、这样

的人群更多了份理解。他妻子没工作，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，生活重担全压在他身上，靠给老板开大货车维持一家生计。他起早贪黑，出车一趟经常数日不归，再加上患有糖尿病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用他妻子的话说：“那是把脑袋绑在方向盘上了。”可每次我们在楼道偶遇，瘦弱的他都是笑盈盈的，我也以微笑回应，从不问及他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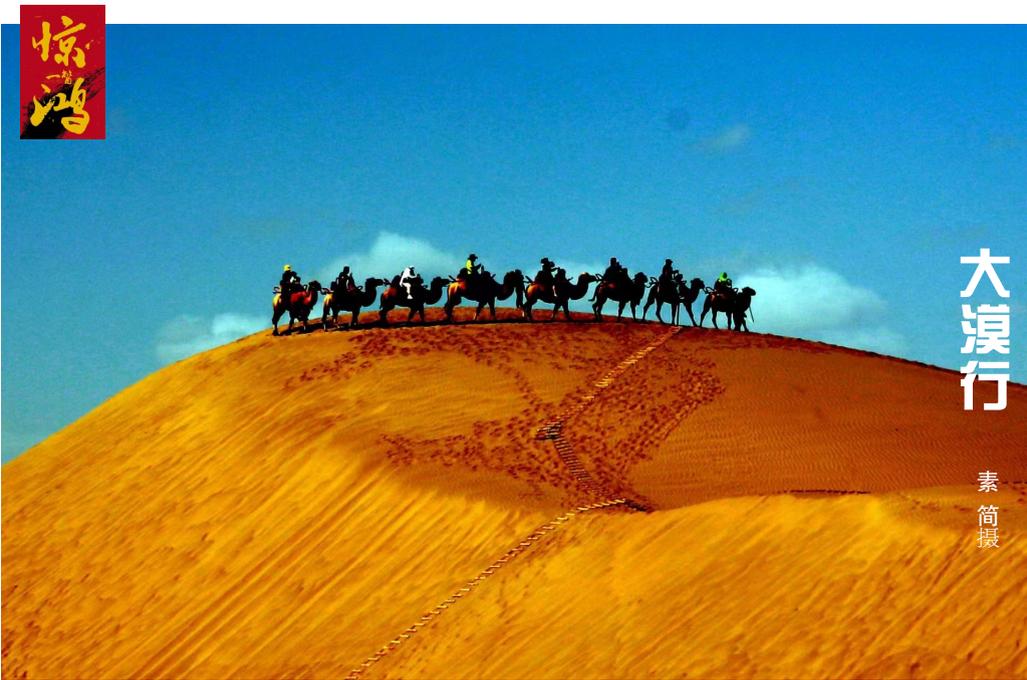
是呀，公路上快跑的每辆大车，都关乎一个家庭的温饱冷暖，关乎社会的一个细胞、一条血脉；车内都端坐着一位家庭顶梁柱，牵动着全家人的心。我在窗边听了很久，渐渐被那单调的节奏和韵律所打动。这声响，赋予了宽展延伸的公路

以生命与活力。这交响曲的演奏者们，更是生活的强者。他们用不懈的奋斗，谱写着一个家庭追求幸福的火热烈章。如此看来，我和他们都是“奔跑者”，需要惺惺相惜，相互点赞，平安并行“在路上”。这样想着，听着这交响曲，我竟也能睡得踏实了。

随风飘入窗的，还有一楼小院里住户家庭聚会撸串儿、喝啤酒的谈笑声，其间夹杂着烧烤的香味儿。这对我这样的晚餐少食者来说，确实有点过分。可他们的快乐，也感染得我又向往与友狂欢的愉悦了，索性跟朋友发消息，约好明天聚一聚。不远处广场舞、健步走的动感音乐飘忽而来，带得我敲键盘也有了节奏感。好吧，既然心已动，换身衣服，沐着暮春的暖风，运动去！

清晨，从窗外树梢传来声声鸟鸣，闻之令人神清气爽。是喜鹊？是麻雀？还是杜鹃？不必辨明，只需用心聆听。有鸟儿用歌声唤我早起，我会开心一整天。若在周末，我还会翻身起床，上山入林，邂逅又一大片鸟鸣……

夜深了，天地安静下来，大多声响都已消匿，偶有大车驶过、虫儿悄鸣，还有我的双手在键盘上“嗒嗒”敲着。睡前，听着妻子的微鼾声、我的呼吸声，听着我俩结婚时买的钟表“噼噼”了二十年的指针走动声，听着又一季春风拂过，我内心感到无比惬意、自得、安然。人到中年，听声，听生活，从细微处感受岁月静好。



我与城

龙舟坪的夜色

■高岸东

春眠不觉晓。其实，当春天登堂入室，俨然以主人自居时，夜晚也开始慵懒暧昧起来，迟迟不肯将她泼向大地的墨汁磨浓，久久不愿将那黛色的网撒向清江泛着金光的水面，任由落日余晖在西天磨阳光，继续滞留。

在县城龙舟坪江边的亲水长廊，我与夕阳相背而行，却又顺着它的光芒。下午的那场小雨，在我上班埋头于纷纷扰扰时，匆匆而来，又草草收场。此时的路面，像洒水车刚刚过去，湿润无尘，地气袭人。

人的执念与欲望，是难以太多的。当全身心地投入八个小时之后，顺着长廊走出来，给自己一个八十分钟的小假期，不是挺好么，何况还可以和

春风抱成一团。大城市不得不用公园圈养自然，而龙舟坪始终被大自然圈养着，这种优越感，该使你脚步轻盈。走走停停，或喧或静，都是风景。和大自然亲密接触，也是一个自我洗礼与重设的程序，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

及至观音阁下两三百米，亲水长廊如蕨蔓打了个旋儿，不再向前。可人们并未就此止步，而是四散开来。远远望去，如蜂巢蚁穴的洞口，加上健身者的奔跑雀跃，又似一挂铺展在地上的燃放着的鞭炮。在这里稍作停留，伸展双臂打个大大的哈欠，便觉与先前的烦躁与困倦两不相欠。出来走走，是对枯乏日子的一次“越狱”。生活如旷野，而非折回的长廊。

人可以向前，也可以向上。而此时我头顶之上，正是龙舟坪

新增的一处景观——横跨清江的特大桥。此桥全长354.8米，主桥为320米飞燕式钢桁架系杆拱桥，周身橙红，如赤龙在天。

我沿着大桥附建的铁梯拾级而上时，落日正与我互动。立于桥上时，它已换了一个方式，和傍晚的云朵一起看着人间。先前的雨，将晚霞画在大地上，如胶片般记录着光的流淌。而此时的清江，落日在水面上放了一把火，让我不敢与其对视。高坝洲和隔河岩两座水电大坝，像两块奶酪，催肥了清江的身躯。昔日浪花奔腾欢跳，如今水波不兴，如一面长镜，让龙舟坪照见了自己凹凸有致的模样。

我在桥上看，也有人看桥上。我和桥一起看彩霞满天，也和彩霞一起看飞桥通渡。不远处的鸣凤塔，如屈子青衣而立，

捋须远眺。夷水名疆，巴人故里，满眼都是美景，满眼都是文化，满眼都是生机。我想，鸣凤塔也必是带着笑脸，瞋眼含光。

落日终于不好意思了，一个猛子扎进了西山的群峰里。西天那一抹云，把落日当作了久别的夫君，看他躺下了，也赶忙卸了浓妆，披上了洁白的睡衣，如杨贵妃一样在宫闱中款款细步。

清江依然从容而平静，她不吃云的醋。此刻龙舟坪的路灯渐次明亮，躬着身子跳跃，在街上，在水中。落日只能给清江表面风光，而龙舟坪一城的灯光，却能成为她的心跳。清江给予龙舟坪灵动与温情，龙舟坪回报清江坚实与依靠，二者共呼吸、共心跳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与清江擦肩行走，她默默东去，我默默回

归。为“六便士”努力的日子里，常常有月光落在归路上。我知道，月牙儿出来了，如扁舟在江，我牵着她潜行而上，像夜风中光着上半身的纤夫。龙舟坪依山傍水，状如月钩。此刻的江水中，有两轮月牙儿，一轮是天上的，一轮是灯影中的龙舟坪。风，不凉不热，像情人的手抚过额头，让人的心如阅读般笃定。龙舟坪用夜色迎拥，我携着月色回来，相对无语，却彼此包容，彼此谅解。

好久没有这样徜徉了，好久没有亲吻春日的江风了，好久没有拥抱龙舟坪的夜色了。繁华外，市井处，最是人间。夜幕下的龙舟坪，是流淌在人生沟壑的烟紫天河。

龙舟坪的夜色，是熬出来的药汁，我在睡前服下，养足精神，然后在天亮继续出发。